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二十、平空飛下拿雲手

四人聞言大喜，忙同禮拜，連說「後輩遵命！」並問那人貴姓，已無回應，不敢多煩。走時暗中察看，那塊山石約有丈許方圓，五六尺高，通體渾成，只石頂有一尺許小洞，人決不能由此出入，估計重量少說也有好幾千斤，不知此人怎能隨意移動？下面洞穴料不甚大，人臥其中，又將山石放倒回原，外面看不出一點痕跡，單這神力已是驚人，不由驚喜交集。因那人說完便不再開口，湯、龍二人不知藏在何處，只得先往東盡頭崖腰一帶尋去。快到轉角，忽見那馬踏著崖腰險徑，四腳左高右低，一步一步輕悄悄走來，四人因那山形奇險，恐其失足，忙搶上前。

那馬剛現全身便縱了過來，姜飛抱著馬頭，笑問：「你主人湯八叔呢？」

那馬一聲不響，銜著姜飛衣袖往右一拉，馬頭往上一揚，沈鴻會意，在旁笑問：「八叔在上面洞中，要我們尋去嗎？你那藏處不好，快些另覓地方，免遭賊黨毒手。」

那馬將頭一點，二次昂首揚蹄示意，要四人回到崖上。四人剛一答應，馬便往谷底馳下，越過對崖便不再見，腳步甚輕，到了對面崖頂重又回首作勢，看四人已往上走，方始越崖而下。四人料是湯、龍二人必在崖頂相待，命馬來喚。

因那崖頂中心一帶都是高高下下、一片連著一片的梯崖，勢甚平坦，崖後這面雖是斜坡，崖口卻高得多，宛如劍林林立，參差相連，形勢奇險，路卻不甚難走。雖有怪石阻路，缺口頗多，仰望不能見頂，稍微一縱便可越過。

本是往上急趕，相隔崖口不遠上面恰有兩石，高低並立，當中一條裂縫可以藏身外望。沈鴻在前，想起方才崖下女賊，心中一動，忙即回手示意，令眾戒備，悄悄掩藏，以防萬一。後面三人也被提醒，互相打一手勢，把人分開，準備看清外面形勢，湯、龍二人是否在彼，再走上去。

剛到缺口左近，忽然瞥見廟旁樹林中又有好些人馬隱現，立定一看，正是前去男女二賊由外趕回，當先急馳，後面還有十來匹馬，馬上人倒有一多半是婦女，歸途並未走那先出去的廟旁秘徑，先去二賊在前引路，作一弧形，一路躡山跳澗，由林野中繞道廟前，急馳而來。

馬行絕快，登高遙望，鞭絲人影出沒樹林之中，魚貫而行，和走馬燈一般，連人帶馬俱都不弱。沈鴻正在悄告萬英，說這伙女賊多半是那湖口六姊妹，旁邊姜飛忽然搖手，不令出聲。回頭一看，萬芳在前已當先縱出，姜飛緊隨在後，二人兵刃暗器均已隨手取下，料有警兆，一面各取兵器，探頭在外一看，果是方才所見女賊，另外還同了兩個賊黨，剛由旁邊走過。

看神氣是想由東首崖腰繞往後面，先未留意，不知何處走出那男女三賊，雖是輕腳輕手，一路東張西望，窺探前進，並未發現四人蹤跡。沈鴻也頗機警，看出三賊是要繞往崖後，忙把萬英一拉，二人恰好不約而同縱向外面崖頂。萬英、姜飛早已縱出，掩向樹後。經此一來，四人全都掩向男女三賊身後。

依了沈鴻，最好聽其自去，和捉迷藏一般，掩在身後，三賊見上面沒有敵人，定必走去，這樣可以少生枝節，免將老狗男女驚覺。萬、姜三人一則少年喜事，又見老賊已在發令準備，廟前蘆棚和廣場上燈籠火把甚多，許多賊黨正在點燃。新來賊黨恰有六個女賊在內，料知動手在即，這男女三賊必是奉命窺探，並代防守，暫時不會回去，正好下手除害，意欲跟到崖後，冷不防縱上前去一試身手。

沈鴻見三人連打手勢，非跟去動手不可，想了想只得罷了。滿擬賊黨只得三人，必能應付，又知湯、龍二人地理極熟，早來此地藏伏，賊黨動靜不會不知，決無坐視。如其不應出手，那馬不會示意令我四人來此，念頭一轉，便不再勸阻，隨也跟了下去。

那一帶樹木甚多，四個人又生得矮小，本易掩藏，不會被那三賊發現；哪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老賊伍喜最是凶狡多疑，這三個雖是他的心腹徒黨，派走之後，想起近日心驚肉跳，神智不寧，仍是憂疑，放心不下。跟著又命兩個最得力的愛徒暗中跟來，準備崖上發現敵人立發警號，相機應付，否則暫時守在當地，聽命行事。

為防萬一慘敗，並還將廟中原積存的金銀珠寶打了兩包，背了同黨由秘徑偷偷運上，藏向出口洞中，稍有不妙便趕來會合，一同帶了逃走。這兩賊徒便是在商家堡打賭、往鐵牢去盜鐵雙環、被李玉紅點倒受傷丟人的兩個，傷剛養好沒有兩天，人比老賊還要兇險狠毒。

平日縱橫江湖，無惡不作，殺人最多，人都叫他燈影子茹文和小無常李清，又叫河北雙神偷，武功甚好，也最驕狂任性，貪淫好色。剛一上來，便看出前面四個少年男女掩在三賊身後，燈影子茹文本想發動信號，後來仔細一看，認出沈、姜二人在內，又見萬芳生得那樣美貌，動了私心，並想報復前仇。

因是出道年淺，雖知三折鉤連槍與判官筆的來歷，另一對奇怪兵器卻未見過，死星照命，以為老賊對他二人最是寵愛，見二賊重傷初癒，當夜又有不少好手出場，特意令其防守這條退路，看是關係重要。實則老賊多疑，外人決不知道底細，反正無事，時光又長，前面男女三賊雖是同門，均怕自己，女賊更有私情，意欲乘此機會跟到崖後，先將三個男的殺死報仇，將女的擒住，同往洞中，連那女賊互相對換，一人一個快活些時。

色令智昏，也不想這四個少年男女人生地不熟，怎會突然來此。前兩男賊本還難免作梗，難得敵人掩在他的身後，毫未警覺，老賊法嚴，可以借此挾制。二賊互用手勢打一招呼，便跟在四人後面。四小兄妹只顧掩在三賊身後，全神貫注前面，均未警覺身後有賊。二賊掩藏又巧，一個也未聽出。

後見崖腰並無道路，形勢奇險，憑四人的輕功雖可過去，但恐行至中途，三賊稍一回顧，必被識破，恰巧上面缺口怪石可以藏伏，互打手勢，略一商計，便不再跟蹤，分別藏伏石後，窺探前面三賊動作，靜心等候，準備三賊如不繞往崖後便由他去，只一過崖，便由上面衝下，分頭夾攻，斷他歸路。

後面二賊看出四人臨時變計，以為想等三賊過崖埋伏暗算，非但沒有喊破動手，反因萬芳美貌，越看越愛。前面兩賊黨雖易挾制，到底背師行事，有了好處人人有份，恐其到時爭奪染指，心生厭恨，妄想假手敵人將其殺傷，更可為所欲為，也忙藏向一旁，靜等前面三賊或死或傷，冷不防先用暗器打倒兩個，再縱出去，手到成功。他這裡打著如意算盤，前行三賊已轉往崖後。

沈、姜等四人看出三賊曾往崖腰洞中去過，想起那馬事前避開，越料湯、龍二人知道賊黨要來先行遣走，心更拿穩，只顧注意下面，等三賊走過立時飛身縱落，攔住逃路再下殺手，竟無一人顧到側面。沈鴻雖向後面洞口一帶回望了兩次，也未留神旁邊山石後伏有兩個兇人。

這時四人處境危險已極，如非二賊徒起了私心，自尋死路，只一出手，四人必有兩個難免傷亡，蹤跡也必洩漏，湯、龍二人更是白等一天，徒勞無功，甚而連仇敵的面都未見到便被溜走都在意中。前面三賊均是老賊心腹徒黨，女賊賽仙桃蘇五珍最是淫蕩，以前原與老賊有好，最為得寵，後因恃寵驕狂，人又淫濫，雖然失寵已久，也算是一心腹。

女賊本嫌乃師老丑，恰巧同來兩賊年紀都輕，不知老賊不放心她，另派二賊黨跟在後面。到了崖上，見無人跡，正在打情罵俏，一路說笑，緩步前行，被茹、李二賊看在眼裡，想起舊情，妒火中燒，當時賭氣，索性不管。初意四人必發暗器，暗放冷箭，只等前面三同黨或死或傷，立乘敵人高興頭上，出其不意將手中連珠暗器打將出去。

哪知四人倒有三個為了新學會的兵器想要一試身手，雖有鏢、箭在身，並未取用。見下面三賊業已走到中間一段，下去便可攔住，萬英把手一揮，便輕悄悄越崖而過，飛馳下去，腳底又輕又快，動作如飛，直到崖腰平坡之上，前面三賊還未警覺。

茹、李二賊想不到敵人小小年紀，敢於明鬥，這樣打法再想出手相隔已遠。同時看出敵人年紀不大，都有一身極好武功，這才

想起老淫賊燕雙飛的獨門兵器何等厲害，敵人如無來歷怎會得手內？看那身法動作已非尋常，還有這條秘徑如何知道，來此埋伏？

最奇是前面三人本是來此搜索敵人，反被掩在身後，可見全是勁敵，同黨如被打傷，自己只剩二人，暗算再不成功，一個不巧仇報不成，反被逃走，豈不冤枉！念頭一轉，先想發動信號，偏又私心太重，恐來人多，不能任性而為。瞥見雙方相隔只二三丈，敵人已快出手，只管急怒交加，貪功心盛，自恃身法輕快，仍未出聲警告，只輕輕縱出，朝四人身後急馳下去，準備相機行事，敵人如未警覺，仍用前法將其打倒兩個再說！

好在雙方相隔尚遠，就是敵人動手也來得及。百忙中瞥見三賊似要順坡而下，走往對崖，身後不遠一塊大山石似要滾落神氣，動了一動，再看還是原樣，並未搖晃，當是眼花，也未在意。就這轉眼之間，四人迫離三賊漸近，沈、萬等三人本想跟遠一點下手。

姜飛也和身後茹、李二賊一樣，瞥見前放食物的山石晃了一晃，猛一動念，越發心喜，追上萬芳，剛低呼「這裡殺賊最好」，前面三賊原非弱者，只為平日相互挑逗，彼此有心，難得有此機會，又見照著老賊所說四處察看，毫無可疑形跡，不由把事看輕，只顧調情說笑，別的全未在意，暫時忽略過去。

人卻機警，動作也快，姜飛語聲雖低，剛一出口立被警覺，回顧見是四個少年男女，內有一個還是幼童，雖都年輕，手中兵器卻有兩件是老淫賊燕雙飛所有，想起近日所聞，本來還有一點戒心，忽見茹、李二賊掩在敵人身後，心膽立壯。內兩男賊一持鋼刀，一持月斧，怒吼一聲當先縱上。

四人最怕便是賊黨呼喝，姜飛在前，見持斧賊厲聲怒吼，震得山谷均起回應，不由有氣，暗付此賊身高力大，山嚷鬼叫，不將他除去，難免將老狗男女引來。心念才動，那賊已迎頭一斧砍到。姜飛右手寶劍，左手如意鎖心輪，假裝招架，往上一擋。

那賊早知此是商家堡騎馬逃走的幼童，頗有本領，並未輕視，方覺這小狗怎會換了兵刃，一見劍輪並用往上招架，正合心意，自恃斧沉力猛，這一斧下去，便不將人斫成兩片，敵人兵器也必打飛。單臂用力，大喝一聲，往下斫去。哪知姜飛靈巧異常，所用乃是虛勢，中藏好些變化。

正要敵人這等打法，左手輪剛一沾上敵人兵器，假裝氣力不濟，口中笑罵：「狗賊你叫什麼，拿命來吧！」話未說完，隨同敵人斧頭下沉之勢，身子往旁一閃。那賊覺著手底一鬆，鏗的一聲微響，敵人兵器業已撤回，人也閃向一旁，還當敵人力弱膽小，想要逃避，二次怒吼，待要橫斧斫去，無奈上來用力太猛，敵人得過高明傳授，手法絕快，早就雙方兵刃接觸之勢將勁卸去。

那賊微一疏神，稍微慢得一慢，等將斧柄橫轉，姜飛已急如閃電，搶到反手一面，就勢用輪將斧頭鎖住，跟手一劍當胸刺去。那賊不料敵人忽然改退為進，一見兵器被人鎖住，順勢一帶，急切間有力難使，心方一慌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競被姜飛一劍當胸刺過，如意輪再反手一推，又將那賊左膀打斷，當時怒吼倒地，死於非命。

萬芳本朝女賊縱去，另一賊已持刀縱到，因見敵人年輕美貌，妄想威嚇生擒，正在喝罵，還未動手。

萬芳瞥見姜飛殺賊那樣容易，越發心急，罵聲：「狗賊納命！」不容那賊開口，手中三折鉤連槍已當胸點倒。那賊原認得這件兵器，心方一驚，敵人槍已刺到，長蛇吐信，來勢又猛又急，知道厲害，暗付燕師叔剛死不久，這件兵器敵人到手還不到兩月，先聽說落在兩個幼童手中，如何此女也會使用？心中奇怪，連忙用刀去架。

萬芳看出那賊刀打槍尖，是個行家，心想二弟學了我的兵器手到成功，休說我不能取勝，便打得時久也是丟人，一面撤回槍尖，暗中打好主意。那賊見她把那三折鉤連槍使得筆也似直，情知厲害，又見同黨傷亡，茹、李二賊雖已掩到敵人身後，還未出手，知其人最陰毒，必是想要爭功，用自己人的性命考驗敵人深淺，還在旁觀，不由又急又怒。

萬芳邊打邊喊：「二位師弟休看小狗男女年輕，兵器奇怪，他們初來，怎知底細？也許還有強敵在後，還不先發信號上前動手，等待何時？」

茹、李二賊聞言立被提醒，料知四人年紀這輕，怎會深入重地，多半必有師長同來；又見剛一照面便被姜飛殺了一個，萬芳三折鉤連槍又極厲害，女賊已被另一少年攔住動起手來，所用也是鉤連槍，還有一個拿著同樣奇怪兵器還未動手，看那神氣決非易與，越想越覺可慮。

正準備先發冷箭助戰，再用信號報警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雙方動手一兩個照面的當兒，姜飛首先聽出左近伏有敵人，回頭一看，瞥見身後掩來兩個矮賊。正要縱過，小無常李清已將十二枝飛簫弩連珠發出，本意想打萬英、沈鴻，瞥見敵人紛紛回顧，姜飛迎面縱到，就勢把手一偏，朝前打去，哪知上了大當。

敵人如意鎖心輪專破各種暗器，姜飛更是身法輕靈，手疾眼快，早看出二賊手有暗器，有了準備，一見點點寒星迎面飛來，低喝：「萬兄留意！」左手一揚，只聽丁丁連聲，全都打落擊退回去。李清驟出意外，沒想到敵人兵器這樣厲害，那弩箭反擊之勢比所發更猛，差一點沒被打中。

同時燈影子茹文的連珠梭鏢也發了出去，吃萬英用如意輪一擋，照樣回敬過來，也是幾受重傷，內中一鏢並將褲腿打穿一洞。那和萬芳動手的一個因見敵人槍到，仍用前法橫刀去擋槍尖，被萬芳看出破綻，槍尖微微一撤，避開敵人的刀，緊跟著反腕一擰，二次把槍尖往前一送，怪蟒翻身，長蛇入洞，分心就刺。那賊見勢不佳，用刀朝下一撥，勢已無及，被萬芳人隨槍尖一齊縱過，左手判官筆照准刀背用力一點。

那賊本就手忙腳亂，哪經得起兩下夾攻，竟被刺中前胸，刀再往下一砍，當時劃破好幾寸長一條血口，腹破腸流，倒地身死。剩下一個女賊也被沈鴻用鉤連槍敵住，勉強打了一個平手。二賊才知厲害，大驚情急，一面用刀迎敵，一面取出信號旗花，待往山上擲去。

萬氏兄妹比較內行，一見敵人取出一枝尺許長的鐵箭，忙喝：「狗賊要發信號，大家留意！」

一面施展全力將茹文逼住，不令擲出，一面招呼沈、姜二人快些殺賊，免泄機密。

姜飛畢竟初經大敵，一不留神竟被李清縱出圈外，隨手朝地上一擲，鏗的一聲，那枝火箭信號立時發出絲絲之聲向空飛起。

四人方覺不妙，忽聽有人罵道：「賊羔子，打不過人家想鬧鬼麼？」

那老賊伍喜精心特製的旗花信號剛發出一些火星，絲的一聲待要朝空飛起，離地才只兩丈來高，還未飛過崖頂，微聞丁的一聲，竟似被什東西打落，往對崖斜飛過去，插向泥裡，絲絲亂響，火花一閃便自消滅。

二賊見狀越發心驚。李清腰間共帶四枝信號，見狀大驚，忙又抽空連發兩次，也是如此，末了一枝還未出手便被人打斷，發起火來差一點沒有燒傷。驚慌情急中往那暗器來路偷眼一看，方才所見要倒未倒的山石上面不知何時坐上一個貌相清秀、五短身材的中年窮漢，一手拿著一個酒葫蘆，一手拿著一隻雞腿，正在指點笑罵。

所發暗器不知何物，也未看出，撞在箭上聲音不大，不是打斷便被打飛。這等又快又准的手法聽都不曾聽過，料是敵人師長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再看燈影子茹文已被萬氏兄妹逼得手忙腳亂，眼看不死必傷，一時情急，逃又逃不回去，只得厲聲大喝，連打呼哨，想要報警求援。

無奈隔著一片山崖，上下又高又遠，喊破喉嚨也未必能夠聽見。自從窮漢一出，敵人越殺越勇，那兵器更是奇怪，稍微疏忽，被它鎖住便無倖理。正急得亂吹亂喊，茹文也被提醒，跟著狂呼起來。

萬芳見那賊喊聲頗高，惟恐引來敵人，洩漏機密，方在喝罵：「狗賊如不鬼叫，還可容你多活些時！」

忽聽石上窮漢接口道：「你不願他狗叫麼？這個容易！」

茹文正在大聲狂呼，猛覺迎面飛來一物，直射口中，打得舌頭生疼，滿口流血，上顎也被打碎，驚悸忘魂中覺著有點鮮味，慌

不迭吐向地上，偷眼一眼，乃是寸許來長一根碎骨，上面還有未啃完的雞肉，知是窮漢所為，又急又怒，但知此人更加厲害，不敢激怒。

正在進退兩難，週身急汗四流，忽又聽山石上窮漢笑道：「滋味好嗎？你只不要鬼叫，還可給你一個便宜。我向來歡喜一對一，但是雙方動手勝者為高。你師徒平日手狠心黑，照例不容敵人活命，今日遇見對頭，當然也是死活存亡之局。他兩兄妹隨便由你挑上一個，你只將他打死，便算你的運氣，任憑逃走，決無一個管賬。就此想溜卻是自尋苦惱，萬無此望。你意如何？」

茹文死在臨頭，色心依然未退，覺著萬芳美貌可愛，便死也死在她的手裡，何況少女力弱，未必持久，聞言立答：「這樣也好，請教這小狗下去，我和這小姑娘做一對如何？」

萬氏兄妹聞言大怒，正待加急進攻，忽聽窮漢笑道：「你兩兄妹不要發急，不是因為你們兩打一，方才也不會攔你，由他狂吠，好歹叫他死個心服口服。萬英退下，由你妹子一人對敵便了！」

如論萬氏兄妹本領，茹賊早已沒命，只為窮漢暗打手勢，不令下那殺手，才打了這些時，聞言萬英只得退下，口中怒喝：「芳妹，此賊可惡，不可容他好死！」

窮漢接口笑說：「你只管放心，他跑不了！現在一打一，隨便用什麼法子殺賊都可以了！」

萬芳早恨不能一槍將賊刺個透心涼，立將手法一緊，殺上前去。茹文看出敵人槍法神妙，寒光閃閃，宛如龍飛電舞，又猛又急，情知打個平手已是萬幸，如何能夠得勝？

同時瞥見湯八和一蒙面女子不知何時走來，也在一旁觀戰，李清似還受傷，急得無法，重又運足氣力，想要狂呼求援，剛一開口，眼前白光一亮，總算閃避得快，沒有打中面門，右頰卻被掃中了一點，其痛如割，覺著臉上濕淋淋的，酒氣噴鼻，一面還要忙著應敵，也不願細看，心正奇怪，是何暗器如此厲害？並還帶有酒味水點，不知有毒沒有？

忽聽窮漢笑道：「不許狗叫，你偏狗叫，如非我恐這四個小人多事，不到時候先去前面闖禍，又想看看他們內家根基，單這一口酒就要你的狗命了，你當我這口酒避得開的嗎？不信你再叫一聲試試！」

茹文連氣帶急，空自怒火攻心，無計可施，再要狂呼求救恐吃苦頭，脫口怒喝：「朋友！你是哪裡來的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窮漢笑罵：「憑你這樣畜類一般的狗賊也配稱我朋友！萬姑娘，你代我給他吃點苦頭，我說哪裡便打哪裡，包你不會脫空。」說罷，便前挑後刺，上打下鉤，時左時右，在旁招呼、指點起來。萬芳也真機靈，窮漢說到哪裡，槍便跟到哪裡，果然不輕不重，恰到好處，一槍也未落空，多少都使敵人掛著一點。

這老少二人只顧得心應手，話完槍到，茹賊卻吃了苦頭，明明聽出敵人話說在先，不知怎的竟會避他不開；再不便是力氣用反，或是脫空，招架都難。不消片刻打得遍體都是鱗傷，斷定萬無生路，不禁心寒氣餒，哀聲求告起來。萬芳固早明白異人借著對敵指點鉤連槍的妙用。下餘三人也全看出。

萬芳一聽敵人哀告，笑罵：「無恥狗賊，想活不難，只再打上半個時辰，你能以全力支持，我便饒你狗命！」

茹賊聞言，不知萬芳業已悟出槍法妙用，知道殺賊容易，但想借此機會多學一點解數，以為有了一線生機，只得咬牙忍痛拼鬥下去。

那旁賊徒李清剛呼喊得幾聲，因見同黨危急，女賊賽仙桃蘇五珍又因敵人厲害，同黨傷亡，驚慌大甚，微一疏神，被沈鴻一判官筆點中左脅，跟手一槍打死在地。敵人又是越殺越勇，惟恐沈鴻追來夾攻更難脫身，口中狂呼喝罵，冷不防賣一破綻，縱身想逃。

剛一轉身縱起，猛覺急風撲面，眼前人影一晃，隨聽罵道：「不要臉的小賊：王老先生不許你們狗叫，偏要狗叫，討打不成！」

聲才入耳，臉上早中了一掌，姜飛隨後趕到，照准肩頭就是一劍。李清認得湯八，又知姜飛厲害，以為必死，剛怒吼得一聲，猛覺面前人影一晃，被人推了一下，往旁倒竄出去，同時左邊頰上又中了一反嘴巴，連牙都幾乎打落，疼痛非常，那一劍卻被躲過。

隨聽湯八喝道：「姜飛且慢動手，此賊是吃了我的虧，這個不算！要打，你們重新再來。老賊那日將我圍困，便這兩個小賊當先叫陣，甚是凶狂。我不值親自下手殺他，也叫兩個小娃兒取他狗命，只不狗叫想逃我便不動。王老先生的話說得對，你們單打獨鬥。你這小賊如將我師姪姜飛殺死，也可放你逃走！就此想逃，無非多吃苦頭，毫無用處。」

李清這才聽出敵人意，明知萬難取勝，此外更無生機，只得施展全力向前拼鬥。姜飛本非敵人對手，一則年輕膽大，日前恰將如意鎖心輪學會，兵器上先占了便宜；又見三位異人大俠同時出現，越發心雄氣壯，手中兵刃上下翻飛。李清樣樣吃虧。

第一兵器先敵不過，本就心慌膽怯，又連中湯八兩掌，順口流血，傷處又痛，越發手忙腳亂。上來還想施展殺著拼命，無奈敵人心靈手快，一面動手，一面暗中抽空偷觀萬芳新學會的手法，福至心靈，悟出好些變化，越殺越勇。

李清幾次撲空，白用氣力，又見茹文被那少女打得週身是傷，氣喘汗流，敵人不是有心給他苦吃，隨時均可致他死命，看去狼狽已極，喊又不敢喊，心膽一寒，也忍不住哀聲求告起來。姜飛占足上風，看出敵人破綻甚多，一劍便可刺死，因知萬芳好勝，想讓她先得勝，再下殺手。

又聽異人口氣似在惜故指點槍法，反正二賊決逃不走，便將兵器稍慢，不時偷看上兩眼。李、茹二賊何等好狡，早就明白這幾個敵人的用意，偏又惜命貪生，見敵人手法不亂而慢，料是平日作惡太多，對頭有心戲弄，結果仍難免死，哪裡還敢進攻，一面用心招架，並不回攻，口中哀求不已。

姜、萬二人見二賊「祖宗爺爺」亂喊，方才凶威早已化為烏有，正在互相招呼笑罵，說：「老狗男女師徒平日殺人如草，何等淫凶，不料一個約了人來，還未動手，先打逃走主意，這兩個小賊初動手時那樣凶狂，一旦勢敗便是這樣丟人現世，真個難師難弟。」

正罵得有興頭上，龍靈玉忽然接口笑道：「芳兒、姜賢姪不要打了。時已不早，槍法也被你們學會，看他哀求可憐，早點送這兩賊歸西，我們還有事呢！」

二人剛應得一個「好」字，忽然一陣風過，隱聞隔山吶喊之聲遠遠傳來，二賊也在哀聲急呼：「我們自知作惡太多，悔恨無及，只求諸位老少英雄、前輩高人饒我們一條狗命！」

萬芳聽出前山郎公廟敵我雙方似已動手，槍法業已學會，又聽龍靈玉這等說法，如何還肯戀戰，接口嬌叱道：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；」

口中說話，手中鉤連槍往前一抖，鳳凰三點頭照准敵人上三路刺到。茹賊遍體都是槍傷，疼痛難止，手法早亂，本是勉強掙扎，一見敵人槍法忽緊，知無倖免，情急心橫，頓生惡念，厲聲大喝：「賤婢休狂，快和我到陰司成親去！」

話才出口，手中鋼刀已用力迎面飛出，照准萬芳打去。本意想和敵人同歸於盡，百忙中似聽窮漢喊了一聲「絞」字，也未聽清，同時錚錚連響，夕陽影裡瞥見寒光如電，連閃兩閃，知道不妙，剛怒吼得半聲，人已連受重傷，將頭削去半個，倒地身死。

原來萬芳自一動手，始終以全神聽異人招呼，手隨聲變，從未脫空，機警靈巧到了極點，一槍剛刺出去，耳聽一個「絞」字，連槍都未撤，就勢大轉麻花，把手中鉤連槍一擰，往外一抖，那刀迎面飛來，恰被絞住，再順勢一抖，往前一送，連槍帶刀全數打中敵人身上，用力又猛。

茹賊先被那刀反擊回來，將頭削去半邊，本已非死不可，再吃槍尖穿腹而過，如何還能活命？那旁姜飛瞥見茹賊已死，一緊手中劍，加急進攻。李賊見只剩他一個，越發膽寒，但是膽子更小，始終沒有忘了逃走，口中苦苦哀求，人卻避開湯、龍二人一面，

往對崖退去。

一見劍到，知是虛勢，只要一擋，敵人鎖心輪定必打到，方才曾有兩次幾乎上當，將刀鎖住，知道危機一髮，忽生急智，想用險招，冷不防抽空逃走，假意用刀一架，不等刀劍相觸，冷不防魚躍龍門，翻身縱起，施展輕功，箭一般往對面崖坡上躡去。

耳聽身後四小弟兄同聲喝罵，又聽湯八大喝：「不必追趕！」哪裡還敢回頭再看。人已逃到半山，相隔敵人漸遠，後面並未追來，心中奇怪。

正在拼命往上狂躡，忽聽頭上呼的一聲急風，快落山的斜陽光中一片黑雲包圍頭罩下，心方一寒，猛覺背心奇痛，好似中了一把鋼鉤，知被敵人擒住，不敢強掙，剛急喊得一聲：「爺爺饒命！」

耳聽身後那人笑道：「叫你不要逃，偏不肯信，要我老人家費事，這是何苦來呢？」

李賊聽出窮漢口音，身被抓緊，奇痛徹骨，不由亡魂皆冒，正待哀求饒命，猛覺背上一鬆，人已凌空飛起，甩向地上，跌昏過去。

四小弟兄見賊一逃，本要追去，忽聽湯八笑說「且慢」，只得停住。後見那賊快要逃遠，業已上了對面山坡，姜飛正恐滑脫，窮漢忽由石上立起，笑說：「湯八弟非要逼我出手嗎？」

聲隨人起，飛縱過去。眾人見他兩臂張開，頭下腳上，看去活似一隻大老鷹盤空下擊，只一抓便將那賊抓住，說完前言，把手一甩，人便手舞足蹈橫飛過來。姜飛忙即趕上，一劍殺死。

沈、萬三人在後，微聞龍靈玉低聲笑語：「你們還不快迫於老先生，他恐要走呢！」三人立被提醒，忙同追去。

窮漢早回顧笑道：「你們莫忙，我大華歸來自會分頭尋找你們，快到天女崖上觀戰埋伏，等候擒那老賊吧！老狗男女逃時不止二人，乘此無事，將方才所說槍法練習一遍，省得時久遺忘，不比去往前面搖旗吶喊強得多嗎？」

說罷轉身走去。湯八原意對方頗喜四小兄妹，多半人要回來，看出要走，忙和靈玉追上問道，「我二人多蒙老前輩隨時暗助，屢次轉危為安，感恩不盡，可能稍留片刻，容我二人拜見一談嗎？」

窮漢轉身笑道：「我實有事，日後擾你喜酒再談如何？」說時，人已到了隔山崖上。

湯、龍二人不便再追，只得連四小兄妹一齊喊任。見面一談，四人方知那是一位隱跡風塵的前輩老俠，名叫王鹿子，還有一位師兄葉神翁本領更高。二人均有多年不聽人提起，江湖上傳說早就不在人間，今日才聽人說此老本在華山隱居，近十年來因見官貪吏酷，天下荒荒，人心大亂，重又移居武當。

常時往來南北各地除暴安良，救濟苦人。因有數十年不曾出世，這次出來蹤跡更加隱秘，便有人遇見，因其裝束年貌已變，所用長劍和一根方鐵杖又未帶在身旁，誰也想他不到，連湯八事前也未料到近年暗中助他救人除害的會是此老。湯八隨又談起此人乃天台山正宗前輩長老，武功劍術之高異乎尋常。

方才在旁借著對敵指點槍法，其中妙用甚多，務要當時勤習，以免遺忘。四小兄妹聞言大喜，湯、龍二人也是得有高人指教，得知王鹿子喜愛四小聰明，料其必來，特命愛馬往接，人卻避開，藏處就在崖腰小洞之中，並非老賊所走山腹秘徑。老少六人說完前事，萬氏兄妹想往崖上去看熱鬧。

湯八笑說：「此時也許剛剛動手，有好些人均未出場，雙方勝敗還看不出，相隔又遠，有什好看？還是用完了功，把方才所學槍法溫習兩遍，再去崖頂尋找二人的好！我料老賊如逃必在三更左右，今日我非親手殺賊不可！你們只要細心，幫我包圍，多殺他幾個同黨便了。」

萬芳笑問：「萬一老狗男女不由這裡逃走，如何是好？」

靈玉笑答：「芳兒真個喜事，我們如不拿穩，怎會在此呆等？包你有事可做，不會落空，放心好了。」

說完，湯、龍二人便往盡頭崖腰走去。天已日落黃昏，隔山喊殺之聲已不再聽到。

湯、龍二人走時，原有情勢如變，必來送信，同往殺賊之言，便在當地互練槍法，果然添出許多巧妙變化。四人練完全部喜歡。因已記熟，急於前往觀戰，便往崖頂走去，各尋樹石藏伏，向下偷看。姜飛、萬芳情愛日厚，無形中聚在一起，均覺老狗男女如由崖頂秘徑逃走，湯、龍二人怎會埋伏在崖腰小洞之內？

稍微疏忽，被他溜走，錯過機會，豈不可惜？正談論間，忽見下面偏院中老賊伍喜同了女賊墨芙蓉，還有六個女賊、十來個男賊，一同走出，向後面眾賊黨招呼了幾句，便同往山門外走去，神態甚是從容，看不出絲毫逃意。

四人初上來時，前面廣場上已有好幾對人分頭動手，主棚內還有好些賊黨，以為雙方人都到齊，及至老賊率眾走出，才知為首諸賊尚未出場，不知怎會打了起來，黃昏前所聞喊殺之聲為了何事。因相隔遠，看不真切，又見廟中群賊差不多走空，只有幾個做粗事的香火和小和尚在各處院落中打掃走動。

地方既大，樹木又多，如由廟中掩出，決不會被人看破。萬芳看了一陣，覺著氣悶，首先提議由崖腰設法下去。

姜飛比較謹慎，想要勸阻，又恐萬芳不高興，便說：「八叔、二姑現在崖腰洞內，我們就便與他說好再去，以防萬一老賊所帶同黨人多，不夠分配。」

萬芳知他用意，嬌嗔道：「你不要怕，八叔、乾娘如無把握，不會守了一天，也不會靠我們四個人相助。本來我是和他說明再去，只我哥哥比你還要仔細，彷彿我一離他便要吃人的虧神氣，怎麼和他說也無用，真個氣死人。你先不要對他們說，就說與湯八叔送吃的去好了。」

姜飛只得應諾，仍由萬芳掩往沈鴻身旁，推說：「方才只顧練武，忘將乾糧分與八叔他們，二位哥哥等在這裡，我和二弟送吃的去，也許和八叔他們一起，你們不要管我！」

沈、萬二人見那崖太高，此外無路，均未想到別的，隨口笑諾。萬芳便和姜飛分了一半食物，由盡頭崖角悄悄走下一看，地勢奇險，光景黑暗，甚是難走。

正在上下察看，忽聽身旁笑道：「你兩個掩來此地，又想淘氣麼？」

二人回顧，正是靈玉，萬芳已被拉住。見那地方乃是一個三尺方圓的石窟，由靈玉拉著接將下去一看，內裡形勢彎曲崎嶇，上下卻高，一面是一丈許方圓的石洞，偏在二人腳底乃是方才藏馬之處。洞外有一狹長石徑，向上一頭通往崖後，另一面可到郎公廟後殿偏院旁邊樹林之中。

盡頭崖口離地不過丈許，旁邊便是絕壑，形勢奇險，休說常人，武功稍差一點決難上下。二人心已歡喜，再繞往前面一看，湯、龍二人伏處也是一個小洞，寬約三尺，高只兩尺，外面崖上生著一些藤草，人伏洞口正對前面廣場，離地不過三四丈，廟中賊黨的語聲均可聽出。

後聽靈玉一說，才知那洞可與老賊逃走的山腹秘徑相通，入口極小，人須蛇行出入，故此方才先後五賊還未走上崖頂已先警覺，萬芳送上食物，便拉著靈玉的手，笑呼「乾娘」，說了來意。

靈玉笑道：「我早知你們幾個人沒有耐心，好在用你不著，去只管去，但須照我階說，由東首斜坡下去，縱到地上，乘此無人之際先由竹林穿過，後面還有廟牆，多半有人看守，但不會多，憑你二人足能應付，不遇更好。如其撞上，此時場上打得正急，決想不到廟中會有敵人衝出，可冷不防將其打倒。」

「越牆而進，越隱秘越好，人在廟中決不可以多事。到了前面，見著你娘和勞大伯他們就隨你了。繞往蘆棚，路上如遇賊黨攔阻，可由姜飛上前答話，只要說是來此赴約，便可放你過去。不是萬不得已，不見你娘不可動手！」

萬芳聞言大喜，連聲應諾，忙和姜飛順著崖旁小徑往下走去。

兩小姊弟這兩日內形跡越發親密。岸勢奇險，人雖有一身好輕功，走起來也須留意。天已昏黑，一面又是絕壑千尋，遇到危險之處彼此關心，都恐對方失足滑倒，由不得互相伸出手來相挽同下。姜飛對於萬芳雖是滿心愛好，到底年幼天真，老成面嫩，惟恐失禮，被主人輕視，始終不敢親近，無奈萬芳比他還要天真，人又大方，這時一心對敵，只恐傾跌滑墜，誰也沒有想到男女之嫌。

快要縱落，姜飛忽然覺著萬芳的手細膩涼滑，柔若無骨，不捨鬆開，低聲笑說：「這裡離地還有兩三丈，下面背陰，莫要滑倒，還是一同縱下去吧！」

萬芳把手奪回，笑道：「你真糊塗，憑我二人的輕功，再高一點也縱得下。這不比上面沒有道路，我拉著你如何跳法？」

姜飛自覺所說無理，正恐誤會，萬芳竟如未覺，悄說：「你的下面仍有敵人，我們還是小心些好。方才在上面我已看過，只有左邊靠近竹林那片地方比較平整，地上又沒石頭，我領頭先跳，你跟著來吧！」說完當先往下跳去。

姜飛對於萬芳情愛已深，自己卻不覺得，平日奉命惟謹，惟恐觸怒，聞言才放了心，忙即跟蹤在下縱去。剛到地上，便見側面小院中馳出五人，各帶兵器，掩掩藏藏，背著燈月，貼著牆跟樹蔭，分兩路繞著廟牆裡圍往前馳去。同時發現當中一面也有賊黨埋伏走動，蹤跡甚是隱秘，才知賊黨廟中均有防備，人還不少。方才在崖上竟未看出，且喜機緣湊巧，縱落之處崖高勢險，地又隱僻，賊黨不曾留意，未露破綻，忙先縱入竹林之中。

先打算等賊走遠穿林而過。姜飛因見這面只得兩賊，正在交頭接耳，邊說邊走，意欲就便探聽賊黨虛實。萬芳也是年輕喜事，隔著竹林跟蹤掩去。正嫌二賊相隔兩丈聽不出來，外面又有剛升起來的月光，二賊武功不弱，恐被看破，走到轉彎角上想乘機縱出，好了就罷，如被看破，便乘無人之際將其殺死。

二人各打手勢，低聲密計，前面乃是十來株大材，二賊走到樹下忽然立定，說了幾句要往回走。二人方幸不曾縱出，否則這一回身難免撞上，看出二賊要走回路，離開前面廟牆已不甚遠，殺他恐非容易，又不願再走回路，龍靈玉又有不可多事之言，想等二賊回身再由竹林走出，繞往前面。

微聞嗅了一聲，內中一賊忽和木偶一般立在地上，不言不動，一腳已快起步，只腳尖沾地；另一賊似知有異，剛問得半句，不知怎的也和同黨一樣失去知覺。二人看出兩賊黨好似被人點了穴道。自己一路走來，全神都貫注在賊黨身上，除二賊外四面並無人影。

二賊都是側對自己這面，雖有十幾株大樹，樹身離人最近的也有八九尺，就有高人埋伏，暗中下手將其點倒，也無不見影跡之理！轉角一帶相隔較近，新起來的月光斜射林中，看得甚真。二人越看越奇怪，不敢冒失，分頭繞往兩側仔細察看，那幾株樹後均無人影。

剛剛會合商計，打算先用石子朝二賊打去，試他一試，忽聽身後有人低語道：「你兩個娃兒，既想探詢虛實，還不過去將這兩賊拖來，呆在這裡作什？」

二人聞聲回顧，見有人影一閃，料是自己這面前輩高人，不敢高呼，想要迫去，又聽那人低喝道：「不許尋我！快將二賊拖來，朝瘦賊第五根脊骨下面軟筋一扭，便會說話，還不會逃；再如遲延，被前面防守的賊看出就無用了。」

二人聽出那人隱在身後一叢竹竿後面，相隔較遠，姜飛稍微湊近，低問老前輩貴姓，沒有回音，只得掩往對面樹下，將二賊半拖半提到了竹林深處。

萬芳因覺那人身法快得特別，口作湘音，心疑師父俠尼花明之友，故意把賊提往方才發話之處，四面一看，哪有人影，便照所說，將內中瘦賊軟筋扭開。二賊被點倒時不曾見人，也未聽到語聲，正在急怒交加，心中驚疑，一見敵人是兩個未成年的男女，覺著把人丟盡，越發激怒，剛怒喝得一個「小」字，姜飛早已防到，抓了一把爛泥先往嘴裡塞進。

那賊情急，用力一掙，竟無用處，才知敵人厲害，只能開口，人並不能行動，滿嘴污泥，土腥難聞，先吃酒肉又多，忍不住嘔了出來。萬芳嫌他污穢，又叫姜飛拖往一旁。

姜飛一手拿著泥團，將瘦賊拖到旁邊，手中如意鎖心輪一晃，還未開口，那賊怒火頭上，先未看出二人兵器，一見便改口驚呼道：「你是俠尼花太師的門下嗎？我不和你強了！」

姜飛聽他語聲不高，低喝：「我有話問，稍微大聲我便殺你！我師父席泗先生，俠尼花太師是我姊姊的師父，想必知她厲害，快說實話，廟中還有多少賊黨，你是老賊伍喜什人，賊黨今夜作何打算、方才老賊未出，前面怎會動手？」

瘦賊忙答：「小英雄不必如此，他名花面野豬唐衝，我名神刀手許文生，和伍喜多年舊交，業已洗手三年，因在途中遇到湖口六姊妹，得知他與商氏弟兄結仇，約在這裡比武，情不可卻，一同來此。到後方知敵人方面還有渭南雙俠在內。並還聽說關中女俠李玉紅也在敵人一面。跟著又聽鐵蜈蚣勞康突然尋來，坐在廟前蘆棚之內，雖然戴有面具，未現真相。

「我因昔年和他頗有淵源，年輕時見過多次，他那幾樣面具和那假裝駝背、時高時低的身材我也曉得，心雖後悔，不該冒失來此，無奈話已說出，不好意思虎頭蛇尾。恐出去撞上兩面為難，恰巧廟中坐鎮防守的人不多，有本領的極少，伍喜又信別人不過，才討了這個差使，留一退身之步。

「方才伍喜正在傳令準備，還未走出，忽聽人報，東路楊官屯來了兩個頑童，大的年只十三四歲，奉命接客的人見天已黃昏，這條路上向無人敢輕易走過，知道今夜這場惡鬥雙方均有不少能手。正想上前詢問來意，內一幼童忽向同伴議論，罵伍喜是狗強盜。

「防守的人有一個是伍喜徒弟，不合欺他年輕，又見對方走起路來跳跳縱縱，時快時慢，不似有什本領，更不懂江湖規矩，心生輕視，一時激怒，開口便罵。來人也不答話，舉手便打。本來他們專一迎接赴會賓客，照江湖上規矩，來的就是敵人，也只互相交代，看來人身份接待，或是指點途向，引往會場，不致動手。

「先前引客人廟又走了幾個，共只三人和幾個嘍囉，幾個照面過去，便吃來人全數打倒，衝了過來。到了席棚，對敵我雙方的人一概不打招呼，自往一旁坐下。跟著又來一個幼童，年紀更小，是個啞巴，正坐一起連比帶說，方才打人的事全未放在心上。

「伍喜這面的人見快動手，已有一半去往廟外主棚中坐下，因這兩人快得出奇，手法又狠，被打倒的人傷都不輕，半晌才得爬起，人已無蹤。等到尋來，中途遇見回去的人，得信大怒，趕即回報，敵人已先走到。另一啞巴竟無一人知他是怎麼來的，妙在都是那麼貌不驚人的小叫花子打扮。

「主棚中人因見這三小人坐在對面棚側空桌之上，自將主人所備酒菜拿將過去大吃大喝，旁若無人，先還當是敵人故弄玄虛，命三個有本領的門人來此生事，後想情理不對，又見敵人為數不多，分成兩起，商氏弟兄連同所帶的人每見人來定必起身招呼，甚是恭敬。

「對方為首的似一個中年婦女和一戴面具的駝背老人，還有一個蒙面女子，人數更少，圍坐一起。昨夜去往青雲山後探敵的勾十一不知怎會和敵人做了一起，共總五六桌人，都在棚的當中桌上，也似覺那三個小叫花子形跡可疑。

「正在紛紛議論，勾十一和一穿紅衣的少女似想過去探詢來意，被駝背老人暗中搖手止住。這時他們不知老人便是昔年威震江湖的老俠鐵蜈蚣，還當三人是附近窮苦頑童，見成桌酒席只是擺樣，敵人只向接待來客的執事人說了幾句過場，略微稱謝，便坐一起說笑，不曾入席。

「旁立嘍囉也被遣開，看出便宜，打算白吃。雖還拿他不准，見那神氣俱都討厭。正在議論，忽然聽說內有兩人不按江湖規矩將人打傷，內有幾個年輕氣盛的首先發怒，為防敵人說嘴，先打招呼，詢問這三個小叫花子是否一路？雙方約定先禮後兵，以武為友，如何鬼頭鬼腦行兇傷人？敵人還未及答，內中一個滿頭癩痢的小矮胖子已由席上走將過來，開口便罵。

「這幾個都是伍喜門下有點本領的徒黨，一聽小癩子說：『我們三人和誰都不認得，只知道好酒席，都是狗強盜由人民手中強

搶而來的東西，誰都可吃，樂得享受。小賊方才攔路嚕嗦，自然打他！你們如不服氣，可要挨幾下試試？」去的人自然火上加油。

「再聽對方不是敵人一路，話又如此無理，為恐敵人笑他以大欺小，以多為勝，還想交代幾句，剛開口罵得一個『賊叫花』，便倒了一個，原來這三個幼童均有一身驚人本領，身手快得出奇，後來啞巴生得瘦小枯乾，更是厲害，箭一般由席上縱過來，只一下便凌空將人打倒了一個。

「被打的人並非庸手，事前也非沒有警覺，無奈敵人動作如飛，加以氣盛驕敵，以為這樣赤手空拳的小人一掌便可打倒，不料這樣厲害。後聽人說，那啞巴全身和鋼鐵一般，被他打中，或是膀臂一擋，彷彿中了鐵棍一樣，骨痛欲裂，才知厲害。

「主要敵人一個未動，便當眾丟人，吃了三個頑童的虧，當然羞惱成怒。雙方沒有交代就此開場。先和三小人一對一動手，上去的人一吃虧，自然前往相助，轉眼變成三四個對付一個。敵人便抱不平，出場相勸。眼看雙方混戰，敵人相繼出場。這面幾個主持的人得信趕去，方才喝住。請敵人少待，等將這三個小人擒住，問明來歷，主人出場，交代完了過節，再照預定，各按江湖規矩分別強弱。

「三小人如與敵人一面，也不妨先自停手，主人款待完了遠來高親貴友，親自出場，再打也是一樣。初意原因伍喜夫婦聽我二人說起，對方雖然人少，內有幾個戴有面具的強敵，我已認出來歷，內一駝背老人便是鐵蜈蚣，此人老謀深算，生平從未敗過，既然出場，前日在商家堡強討鐵雙環，又曾向商氏弟兄說過大話，要尋他的下落。

「今日尋上門來，必有拿手，最好準備周密，先留退步，不可絲毫輕敵。渭南雙俠方氏弟兄方才又曾經有人發現他的蹤跡，明已趕到，卻未露面，這兩個強敵也極厲害，向例單獨行動，不喜和人一路，也許還有深意，因此格外留心，表面鎮靜，心實驚慌。另有幾個好幫手也還不曾趕到，如此想要多挨一會。

「不料三小人蠻不講理，所說的話更是氣人，使人無法下台，只得暗選幾個好手，一對一，連同商氏弟兄約來的幾個已經出场的同黨打在一起。伍喜夫婦覺出形勢不妙，正在廟中商計，總算事有湊巧，那幾個好幫手忽在此時趕來，並還代約了兩個有名人物，覺著雙方至少可以拉平，不致慘敗，這才親身帶人出場答話。

「我二人雖知今日之事勝敗難料，因那後來五人是湖口六姊妹輾轉引來，多是崆峒派中有名人物，內一本領最高的還是崑崙派後輩中的能手，劍術甚高。先還以為或者可以得勝，好在我們無須出場動手，不致違背昔年花太師的教訓，只要敷衍過去，便可離開是非之地，方才照著主人所說分途巡查，暗中戒備。

「走到中途，覺著竹林裡面有了動靜，似在暗中掩來窺探我們蹤跡，知是勁敵。我二人前在江湖上頗有名望，自從三年前在嶽麓山下被花太師制服，才知悔悟。江湖上人知道此事的極少，為顧體面，又料敵人雖非尋常，如是渭南雙俠早已出面，不會跟這一路，意欲將人誘出，沒有驚動別人，正在暗中商量，同伴忽被人點了穴道。

「憑我二人的耳目，人在十步之內，無論多輕巧的身法、多厲害的暗器也必有點警覺，又正並肩同走，怎會事前事後不曾聞見絲毫聲影？心正驚奇，明知厲害，但我二人多年生死之交，其勢不能棄之而去。事大丟人，又不願就此聲張，打算將他捧往左近殿房之內，看我能否解救，再作打算。

「一面還在留神察聽敵人動靜，怎會這等快法。猛覺右肩窩要穴似被一粒極小的暗器打中。同時瞥見一粒綠豆大小的土塊落在地上，人已不能言動，才知敵人並未現身，相隔少說也在十步之外。照這樣人不近身，隨使用一粒碎土打人穴道，又准又快，無一虛發，此人必是一位前輩異人，如非他那內家真氣業已練到摘葉穿木。飛花碎石的境界，決不能有此驚人本領。

「二位小英雄雖是席泗先生與花太師門下，照年紀說恐還不能到此境界。我也明知這次幫助惡人，違背昔年對花太師的誓約，也只迫於情面，並未真個助紂為虐。以前商氏弟兄也非綠林中人，雙方火併，我和商仁又有過節，事前不曾想到事鬧這大，冒失來此，悔已無及。

「我二人也非怕死，只為那年曾向花太師悔過，不該違背，故此有問必答，決不隱府。二位小英雄如知解法，還望高抬貴手，將我二人先行放起，我們決不逃走。只不強迫我們和伍喜與湖口六姊妹對敵，做那反覆無常的小人，無不惟命！」

姜飛見那瘦賊年已不小，所說頗通情理，不像是假，心方一軟。

萬芳因自己不會解法，只能使其開口，勞康所傳不知能否生效，答應之後解不開來豈不丟人？忙使眼色止住姜飛，接口笑道：「你说的话雖自有理，但我二人年輕，還不知你來歷。三年前我師父雖曾往嶽麓山去過兩次，我未同行，回來未聽此說，也不知你為人如何。方才點倒你們的不是我們，因未眼見，也不知所點穴道是何門戶。聽那位老前輩口氣，只要情有可原，決不會殺你們。我二人要到前面去，你快將後來五人來歷形貌說出，我二人走後，少時自有人來解救。」

萬芳心料方才那位異人必還未走，二賊來歷深淺都不知道，殺放兩難，心想把後問完，自己一走，該殺該放，異人必有處置。話剛說完，瘦賊原是仰臥地上，剛答：「照此說法，令師不曾回來麼？」忽又驚道：「二位留意，身後有人兩路掩來！」

二人聽他聲低而急，同時又聽身後竹林中竹枝微響，忙即分頭戒備，回身察看，果有三個賊黨，一左兩右，分路繞來，也似被人點了穴道，泥塑木雕立在當地。兩個手中還拿著暗器，作出待發之勢。另一個身材高大，貌相獐惡，手拿一把明晃晃的板刀，看神氣似山後面掩來暗算，被人點倒，因人高大，將頭上竹枝撞了一下。

正要用前法放倒一個，解醒喝問，忽聽身旁低語道：「這是把守廟牆的三個惡賊，比先點二賊可惡得多！你二人年幼粗心，前面還有一賊已能開口，你們不想主意便走過來，如是伍賊手下賊黨，豈不驚動？下次不可這樣疏忽！後來五賊多是道裝，只有一個和尚，另少年左耳缺了半邊，極容易認。

「你們不可仗著兵器輕敵上前。我此時不肯相見另有原因，不久便見花明大師，與之商計。再等半年，萬芳可往臥眉峰去尋姜飛，同練武功，助他和沈鴻殺那兩家惡霸，報仇除害了。可乘前面無人防守，快些越牆而過，到了廟外，再由左面無人之處走走會場。你們最好注意那最年輕的一個女賊，能不與別人動手最好。林中五賊由我發落便了！」

二人聽那語聲，口音又變，不是湘音，比前稍大，似在側面竹樹後面，相去有好幾丈，字字真切，十分清楚，忙即拜謝指教，再問姓名不答，只得照著所說往前趕去。

經過原處一看，就這轉眼之前，地上兩賊已不知去向，料知異人不止一位，還有同伴，先點二賊已被解開，帶往一旁，動作如此神速，好生敬佩，稱奇不已。因聽異人知道自己姓名來歷，口氣親切，想起各位師長常在江湖走動，南北各省的話俱都會說，又不肯見面，均疑以前見過。

萬芳聰明喜事，覺出對方本領不在俠尼花明之下，急欲看他形貌，拉了姜飛一把，故意笑說：「這位老前輩不願見人，我們不要多看，快些出去，免被賊黨看破。」

等到走近廟前，前面恰有一個種有花木的土堆，一同縱上，冷不防回身一看，來路竹林之中走出三人，兩個是那先點倒的賊黨，另一人身材瘦小，鬚鬚甚長，業已走往對面樹林之中，只看到一點側面背影，以前並未見過。二賊不曾追來，也未驚動同黨，料已降服。另一老人必是方才異人之一，似未看見自己，二人以前均未見過，不知是何來歷。

等由土堆越牆而過，到了外面一看，廣場上火把通明，前面那幾對人仍在惡鬥，內中果有三個形態滑稽的小叫花子。老賊伍喜正和商氏弟兄互相問答，交代過節，看神氣也快動手。自己恰巧趕上，且喜地勢偏僻，雙方人都到齊，正在緊張頭上，無人留意。

初意想由蘆棚後面繞過，後見賊黨尤人看出，使借人樹掩身，先把各人兵器藏在身後，索性順著大路往場上繞去。相隔約有三四丈，忽被賊黨發現，見有兩個未成年的少女、幼童突然出現，說笑走來，內中一賊久經大敵，頗有識見，知這一面共有三處守望接客的人，自從方才被兩小人闖來，挫了銳氣，戒備越嚴。

只一見人，不論敵友，先發信號，事前並無動靜，覺著奇怪，正要迎上前去探詢來意。那和啞巴動手的賊黨先比拳腳吃了點

虧，覺著敵人硬功極高，兩膀堅如鋼鐵，稍微用力一擋便吃不住，一時情急拔出刀來，一面喝令啞巴快取兵器。啞巴先是不理，等到用刀斫去，啞巴忽將腰間草繩解下迎敵。先以為一條草繩，一刀便可斬斷，不料那東西看去只比尋常草繩略粗，並無奇處，等到揮動起來竟比兵器還要厲害。

啞巴身法又極靈巧，縱躍如飛，明已占了上風，不知何故邊打邊往東北角大路一面無人之處引退，快離廣場邊界忽又縱回，攔住那賊退路，揮動草鞭上下亂打，手法比前更緊，逼得那賊氣喘吁吁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更無回手之力。那條草繩不知怎的，刀斬不斷，和軟鞭一樣，逢硬就轉彎，微一疏忽，背上挨了一下，當時開花，連皮肉帶衣服全被打成粉碎。

那賊名叫小金剛金祿，初次吃到這樣大虧，覺著奇痛攻心，忍不住一聲驚號，縱起便逃。廣場那面已被敵人遮斷，便朝萬、姜二人這面逃來。賊徒雙頭蠍任晃在老賊門人中武功最高，同來二賊黨一名神手彭彪，一名飛天野馬於得功，又是潼關路上有名大盜，性情兇暴，本就沒把萬姜二人看在眼裡，不是任晃暗中攔阻，早已搶上前去。

一見金祿受傷，敵人縱身迫撲過來，首先激怒，大喝一聲，剛搶上去，任晃和金祿同門死黨，又是兩郎舅，早就看出小啞巴厲害，無奈對方是個幼童，人又格外生得瘦小，看去不過十二三歲，任晃生相兇猛，不便上前相助，又正奉命同了彭、於二賊在正面大道一邊戒備，守望敵人來路，察看動靜，以防不測。

老賊法令素嚴，不敢違背，細看敵人雖然身手輕快，金祿本領頗高，還能打個平手，不知敵人早得高人指點，深知這些惡賊來歷，人又滑稽疾惡，想將敵人誘開，不曾施展全力。以為金祿一身軟硬功夫，雖因貪淫好色，氣功稍差，仗著力大身強，尚無他慮。

又見萬、姜二人突然出現，便迎上來，沒想到轉眼之間形勢忽變，戰場地面廣大，路旁一帶又有好些散列的大樹，敵我雙方剛剛交代完畢，正在派人出場，老賊和手下徒黨均知當夜死活存亡之局，全副心神注定向對面敵人。對這三個小人因有專人迎敵，又是分成三起拼鬥，領頭矮胖癩痢又陰又壞，說話刻薄，上來便拿話把人僵住，說得非常刻薄，打不一會便說：

「我們只想吃白食，無奈狗強盜小氣，太不開眼，反正鼠竊狗偷強搶硬奪來的東西，還捨不得請客，實在可恨！我們三弟兄向不欺人，也不受人欺，狗強盜雖然瞎了眼睛，我們總算擾了人家一頓，不能再耽擱他們去見閻王報到的時辰，更不好意思妨礙人家殺賊，再占這當中法場，還是各顧各，躲向一旁，逗這狗強盜開心，就便看人家活殺強盜用什手法。這是真刀真槍，豈不比看野台戲還要熱鬧！」

說完，三小人便各引了敵人打往一旁，越打越遠，不料竟是詭計，任晃又看出啞巴所用兵器並非真個草繩，料知厲害，彭、於二人未必能是敵手，一時情急，自恃輕功甚高，本領比金祿要強得多，雙手連珠彈百發百中，大喝：「彭、於二兄可代我去問那兩小朋友的來歷，請其入座，不要兩打一，待我殺這小賊。金師弟也各退下！」

話未說完，揚手先是三粒鐵彈朝啞巴打去。